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一函
第六冊

宋真宗

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大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泌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秋七月尙書右僕射

夜

同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用兵帝便殿

延訪或至盱

幹○日晚也

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

事邪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甯謐

密

朝廷未必無

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砌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沆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受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

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
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
倚偏任爲跛依物爲倚治第封丘門汴京城門名內聽事中庭前僅
容旋也轉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
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則已寬矣

宋真宗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
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
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諡文簡

夏四月寇準罷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

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於帝而且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託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情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

去聲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

及

雲間張氏曰準以使相求王旦而且不惟深拒之而且攻發其陰私是何異於周顓之斥王導邪然伯仁受導之冤子明被準之憾其機一也夫君子甯爲伯仁子明之爲而不願爲導與準之所爲也雖然伯仁子明無乃言之過歟

宋真宗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旦王欽若方挾符瑞以

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

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同附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

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

已不知異也

三月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自咸平以來宰

臣之卒得書爵者僅三人李沆畢士安向敏中是也其餘則止書三公之爵耳敏中在當時誠爲賢相獨有不諫天書之失君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

雖書景靈宮使而特具其爵如此
雲間張氏曰祁奚之薦祁午謝安之薦謝元曹彬之薦曹瑋與夫蒙正之舉夷簡皆所謂內舉不辟親者也內舉不避親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謂舉其讎解狐舉其子祁午也

宋仁宗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詔許歸葬西京

洛陽

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起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

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諍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諡簡肅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契丹來告哀帝遣

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

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

字然怒貌

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

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去聲

以禮文相接今俳

戲○俳優倡戲也

之徒侮慢先聖而不禁之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

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十一月沂

夷○今山東兗州府沂州

公王曾卒贈侍中諡文正○曾性資端

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

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

書堯典明明揚側陋注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

顯位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

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

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富弼還復如契丹○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

父子繼好

去聲

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

塞鴈門

今山西大

增塘水

謂沿邊疏濬

治城隍

隍城下池也

籍民兵將

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

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

真宗

之大德乎澶淵

州即澶

之役苟從

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

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

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

五代石敬瑭

欺天叛

君末帝

李從珂

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

獲金幣充牣

忍去聲○滿也

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

提封

提舉四方之內總其封數

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

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

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

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如於何承矩

太宗

淳化四年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
置使開墾泊種稻田民賴其利

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

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

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

治直隸永平府

賂契丹周世宗復取

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

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

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

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

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

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

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

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

帝姊妹爲長公主

出降齋

齊平聲

送不過十萬緡

民○錢貫也

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

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旣行

次樂壽

今直隸河間府獻縣

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

辭與口傳異吾事敗矣敢視果不同馳還都以瞞

補平聲時入○申時

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

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

陛下遂易書而行

宋仁宗

韓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

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

敢輒犯邊境邊人爲

去聲

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

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

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

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

賞乎

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夏竦而用韓琦范仲淹士大夫賀於朝
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
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
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
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
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
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
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

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
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
竦也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
此鬼怪輩壞怪事也

許公呂夷簡卒謚文靖自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
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
甯獨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
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
國最久雖數朔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
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

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甯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開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

納帝前帝嘗語

去聲

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

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

今河南汝甯府

公范仲淹卒贈兵部尙

書諡文正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

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以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

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
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
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仲淹
已卽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以孫抃

便

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卽手疏曰臣觀

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
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
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促令視事未幾抃

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

呈身御史

唐韋澳廉靜寡慾不肯見
高元恪曰恐無呈身御史

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夏四月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

人君用骨鯁之臣朝廷享清平
之福清獻公一言見用則眾陽

並進而羣陰自消孔子所
謂一言興邦不其然哉

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